

难忘的“违规”

■扬州市邗江区教育局教研室 滕家庆

师范毕业后，我们心里念叨着“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走上三尺讲台，师德立身是我们不懈的自我要求。多少年过去了，回想起自己也曾有过“违规”，这些“违规”我至今记忆犹新。

—

我收过学生的礼物，那是我带的第一个毕业班里的学生送给我的一本《新英汉词典》。这本词典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架中。封底上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78年版，定价6元”已经有点模糊不清。衬页上“李典中学初三（1）班全体学生赠，1985年6月”两排毛笔字仍然清晰可见。

那时候，我比学生大不了多少，和学生像兄弟似挚友。我喜欢瞎写乱画，学生喜欢看我瞎写乱画。下午放了学，我临摹颜真卿的勤礼碑，为了练出力透纸背的效果，我专门在小臂上悬挂一块砖头运力。多年后的学生聚会，几个学生说，我教的许多英语单词他们已经记不清了，但他们还清楚记得我手臂吊着砖头练字的样子。

有时我还涂鸦丰子恺的画，笔简意赅，随心任意。教“比较级”时，我寥寥数笔，把高矮胖瘦，好坏快慢的人物画在了黑板上。学生很喜欢，上课很活跃。

县里举办首届“青年教师课堂教

学”竞赛，我进入决赛。那时赛课，上课的都是本班的学生。赛前，学生对着我唱《红高粱》：“老师你大胆地往前走啊！”最后那堂课嗨翻了天。楼上楼下、左左右右的班级把门窗都关死了，还是挡不住我赛课弄出的动静。课后，学生告诉我，上课前，他们已经把课文全部背了下来。

那年，学生要毕业了，我也接到了调离李典中学的通知。学生开班会送我，为我献礼献歌。礼就是那本《新英汉词典》，班长用红布包着词典，送到我的跟前。词典是全班同学一人一角钱，合起来买的。当时的一角钱，可以买两个鸡蛋，一斤小麦。英语课代表唱《我爱你，塞北的雪》，唱到“你把生命溶进土地哟，滋润着返青的麦苗”时停了下来，好一会儿，才接着唱，唱完了，教室里一片寂静。

之后，搬了好几次家，遗失了不少书，但《新英汉词典》一直跟随着我。

二

我还悄悄地吃了家长送给学生的糕粽。那年中考，我的学习委员自从“中考百日”誓师后，就很少舒展眉头了。那天吃饭时，我端着饭盘坐在她旁边。学习委员的饭盘里除了米饭还有一个粽子。我没法找话：“多吃点。”学习委员说：“真的不想再看到糕粽了。”

那一段时间，学习委员的母亲每天

送糕粽到学校，让我转交给她，还说：“孩子一定要每天吃点糕粽，图个吉兆，也是给她敲敲警钟。”各式各样的糕粽一天不落，母亲真是用尽了心思。

学习委员晓得母亲的心思，可母亲越送糕粽，她的精神负担越重。我告诉她的母亲：“你女儿真的不想再每天吃糕粽了。”母亲很坚持：“越到关键时刻越不能不吃糕粽。”

我至今都很得意自己当时灵光一现的大胆决策。从那以后，直到中考，学习委员的母亲每天送来的糕粽都悄悄地进了我们几个年轻教师的肚子。学习委员不知道，她母亲也不知道。我管不了要不要解释，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心里想着，只要学习委员舒展眉头，少些精神负担就行。

中考成绩出来了，学习委员的母亲在一边对我说：“多亏了孩子天天吃了糕粽。”学习委员在另一边对我说：“多亏了妈妈后来没有再送糕粽了。”又过了几天，估计是学习委员和她母亲都知道了，两个人又一起来到学校对我说：“多亏老师当时悄悄处理了糕粽。”

三

我还不按教案上过课，曾因此被学生家长“状告”到校长室。那时，很多学生有明确要求，教师必须按教案上课，甚至有学校视教师没有按照教案上课为“教学事故”。一般情况下，

你奔向未来，我当是后山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 朱静

久不登录的邮箱里，一封邮件安静而孤独地等待着点击。几天后，我的QQ收到一条消息，他的询问充满了不确定与小心翼翼，我才知晓有一颗心一直在忐忑地期盼回应。

打开邮箱，我一字一句读着他发送给我的那封邮件，心也剧烈跳动起来。这封信共计1991字，是那个曾经默写不合格、800字作文写不完的男孩的真切表达，我无须用力回忆，就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他，高高瘦瘦的身姿，硬朗倔强的表情。

他说：“5年来我想对您说的话都在上边。”我想起5年前他高考失利时，我的询问，他的沉默。

信的开头，他说要重新郑重地介绍下自己：“我叫仓明明。”而我真正对他有印象，也是因为他的名字。开学初的语文课上，我正在讲清明节习俗，“控场王”徐冬梅抢先举手说：“老师，仓明明就是清明节出生的，所以叫‘明明’！”班级不少同学戏谑而笑。“你们笑什么？”我以为是因这样高大的男生用叠词取名形成的反反感，有一个男生却笑着说：“这不是给死人烧纸钱的日子嘛！”我顿时一惊，眼神聚焦到他，他面无表情，我却觉得歉疚。我镇定地接着说：“万物此时生长，清洁明净。故谓之清明。这是

一个好名字！”

余光瞥及他，我看到他在记录。那是语文课上难得拿笔的他。

月考，他的默写依旧没有起色。分析会上，英语老师说他考前默写居然偷偷藏起默写本。我看着他上课总是低着头，便建议他在第二节课后的大课间来我办公室背书。他抬头看着我，似乎纳闷老师居然这样“针对”他。不过他准时到来，默默靠着窗台，不发一声，似乎在走神。一天，他正捧着语文书看，我批改默写本，发现《赤壁赋》一课我补充的天干地支文化常识，只有他全部默写了出来。

我说：“老师没讲之前你就会了吧？你课外积累很不错！”他靠近些，说：“老师，我没积累，我只是喜欢记没用的东西。”我立刻说：“这些都有用啊，现在高考都在考文化常识。语文的外延是广阔的。”他顿了下，又去窗台处。这次我确切地听到他在背课文。

我和他没有深入的谈心，但就是在这样的课间，他的默写在改善，他请教我题目，他借走我桌上的书，他请我修改自己写的文章。课堂上我会在课文关联处请他讲讲课外知识，读书会上我邀请他担任主持人，课本剧表演他自荐为总导演指导着“李白”“繁漪”，教师节他组织同学举办

活动……他和我的交流越来越多了，谈时事新闻，谈哲学思考，我感受到他对语文的热爱，他焕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也感染着其他同学。

课间，来找我背书的同学变多了，他也更开朗起来。渐渐地，课间变成了“师生论坛”，在观点的交锋中，我和学生们的心理越发贴近……他在信中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融洽的师生关系。课间，我喜欢趴在窗台上，可以望着窗外发呆，只是苦了那几盆绿植，我时不时会把绿植碰倒甚至掉到楼下去。以前，我觉得自己一直不怎么被老师喜欢，可这一刻我却觉得自己离老师最近。”

高三模考后，各科教师参与成绩分析，我指出他变化很大，语文成绩几次名列前茅，理科老师却是摇摇头，指了指他不理想的总成绩。我明白，语文上的进步已经是他超越自我的折射。谈及未来，他坚定地说起码上个省内本科高校。

遗憾的是，高考时他落榜了。高考成绩一出，我的热切安慰加剧了他的情感的下沉，他说了句“我的分数低得过分”，便没有再回我的消息，我留下了最后一句：“我觉得你以后肯定是有作为作的。”后来他在信中解释

说，那天的夜对于他来说是无尽的黑暗，灵魂已经出窍，所有的声音都像从耳畔坠落的哀鸣。但是聊天窗口里，我那句定格的话语，他始终记得。

3年后他以448分的成绩成功专转本，考入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去年考研，他以394分排专业第三。轻描淡写的背后，是我不可知的巨大努力。他说：“当时的您对我寄予了厚望，对于您的这份期望，我必须给您一个结果。”

为他欢喜时，我揣摩起“必须”二字，这不是强制的要求，而是情感的反哺。林忠港老师在教学《前方》时说，我们一直目光向前，为前面的一座座山峰流血流汗。但是我一直觉得每个人也应该有一座后山，可以在低谷时让心灵好好休憩，为下一阶段的人生旅程积蓄力量。5年来的我与他，山南水北，遥不可及，但是有一种情感的厚度不可磨灭，并酝酿成精神的后山。

信的收尾处，他说：“比起师生，我与您更多的是朋友的关系吧？”我坚定地点点头，发消息说：“是的，作为朋友，我还希望你分享你的人生。”这次他立即回复：“老师，您一定还会有我的消息的。”

当你奔向未来，我便是你永远的后山。

“小微老师”的诗意课堂

■沭阳县正德中学 陈志国

我是个年过半百的男教师，高一（10）班的同学却昵称我为“小微老师”。乍一听，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可想想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便坦然接受了。这事得从我的创新课堂说起。

2021年9月，我接手高一（10）的语文教学工作，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那便是以吟咏一首小诗开启每一堂课。

我的诗歌并非随意摘取，而是精心创作，主题始终围绕着一个意象——小微。春夏秋冬和风花雪月都可成为我笔下的赞歌，每一首赞歌中都有一个我和一个小微。四季更迭，岁月流转，我对小微的颂扬始终如一，未曾改变。

“采束天上月，笑眼看小微。赤心捧在手，不知献给谁？”这是开学第一课时我献出的第一首小微诗，调皮的孩子齐刷刷地伸出双手，笑盈盈地看向我，大约认为小微非他们莫属，我的赤心当然应该交给他们。

“枝叶合欢秀成荫，绒花冠出特可人。不要天际芳菲觅，身旁小微应相亲。”这是一首为合欢树量身定制的小诗，不变的还是那个小微。学生

们读完之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仍然似懂非懂地投以掌声。

渐渐地，学生们对这位课堂上的“常驻嘉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私下里对小微展开种种猜测与八卦。每当我在课堂上吟咏关于小微的诗句，他们便投来探寻的目光，试图从字句间窥见我私人生活的蛛丝马迹。这样的揣测在学生之间引发了一场场饶有趣味的讨论，使得我的课堂在严谨的知识传授之外，平添了几分生动与趣味。

在一节阅读质疑课堂上，我决定向学生们揭晓小微之谜。面对一双双好奇的眼睛，我先轻轻吟咏一首小诗：“玉兰绣成堆，雏鹰展翅飞。放眼杏林内，个个是小微。”然后微笑着告诉他们：“我所赞美的小微，并非特指某一个人，而是象征着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小微的芬芳代表了知识的馥郁，艳丽的色彩象征着青春的活力，顽强的生命力寓意着不屈的精神。更重要的是，每一朵小微都独一无二，恰似每一位同学，各有魅力。我对小微的赞美，其实也是对你们的赞美。”

学生们恍然大悟，回报我以掌声。自那日起，他们以全新的视角欣赏课堂上的小诗，用心去感受那些蕴含在小微形象中的深意。我也因此收获了一个亲切的外号——“小微老师”。

在“小微诗”的洗礼与感染下，学生们的思维开始在文字与韵律之间翩翩起舞。原本对诗歌创作望而却步的学生，在我的鼓励下，尝试着以自己的视角去描绘生活中的美好，创作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微诗”。

为了帮助同学们写好小微诗，我引导他们深入理解诗歌中对小微的多元解读，剖析每一首诗的修辞手法、情感寄托以及寓意象征。这种深度解读激发了学生们对诗歌的兴趣，他们意识到，诗歌并非高不可攀的艺术形式，而是表情达意的工具。

我动员同学们成立了“小微诗社”，让他们创作诗歌。我鼓励他们从生活出发，以校园内的小微花丛为灵感源泉，从季节变化、光线流转、花瓣质感等不同角度，捕捉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和意象。在这个过程中，我适时提供指导，帮助他们调整结构、打磨语句。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我还举办“小微诗分享会”，让每个同学都能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接受同伴的点评与建议。这种公开分享不仅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也提升了全体学生的诗歌创作水平和鉴赏水平。

“唱首红豆曲，献上秋后莲。轻声问小微，冰心嫌不嫌？”春风玉林村，户户开兰花。扣扉频相问，小微是哪家？”周兴岳和黄天宇的小微诗在校刊《冰清文学》发表后，校内许多学生争相传阅，纷纷要求加入小微诗社。

就这样，从最初的欣赏，到亲自创作分享，“小微诗”成为了学生们开启诗歌世界大门的钥匙。他们开始用诗意的眼光去发现平凡中的非凡，用细腻的笔触去抒发内心的情感。

每当听到学生们笑盈盈地唤我“小微老师”，我心中总会涌起无尽的暖意。这个称呼不仅是对我的认可，也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要教授学生书本知识，更要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激发他们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

又是一个9月。正当我筹备新学期工作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同事咨询孩子学篮球的事。我的记忆深处突然涌出一个别样的“他”。

那是我执教的第一年。作为一名新手班主任，我的心情颇为忐忑。初次踏进教室的那一刻，我看到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可是，他是不一样的。他虽然是初一年的学生，但体格高大结实。他顶着“锅盖头”的发型，话不多，就差把“桀骜不驯”4个字刻在脸上。我隐隐觉得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少年，而且可能会在班里制造些“故事”。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见识了他的“厉害”：频频迟到、不写作业、带手机进教室打游戏、窜班威胁他人、在课上公然顶撞老师……找谈心，写检讨，喊家长，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和风细雨的开导，煞费苦心的劝导，声色俱厉的训导，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很快他又会创造新的“事迹”。

有一次，他在政治课上又顶撞了老师，我怒不可遏，直接打电话喊来了他母亲。我说：“你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你妈妈这么辛苦地工作，都是为了你。你能不能让父母省点心……”我话未说完，他立马脾气上来，摔门而去。等我们追出去，发现他正站在门外痛哭流涕。我茫然不知所措，同时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席卷全身。

他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由于方法不当，越是想拔，嵌得越深。茫茫人海中，终究不是别人，而是他，成了我的学生，我不想在此3年的记忆里只留下灰色阴影。我隐约觉得他的表现跟他的家庭有关。我想从他的家庭开始，了解一个全面的他。于是，家访、打电话成了我在那个阶段持续性的“工程”。通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接触，我得知原来他的父母是开废品收购站的，夫妻俩经过辛苦打拼，近些年积攒了点钱，在苏州买了房。然而，因为父母的工作，上小学的他经常被同学嘲笑是“捡垃圾的小孩”。加上小学的老师也不喜欢他，从此他更加自卑。慢慢地，他养成了孤僻敏感的性格。我终于知道了他为何对老师有种天生的敌意，也找到了他身上问题的源头。

从此我不再苛求他，我想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如果他的人格不完整，我逼着他看书学习又有什么意义呢？我通过观察发现，他虽然一上文化课就睡觉，但上体育课却精神百倍，尤其热爱篮球。对于篮球，他简直痴迷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在校的所有闲暇时间，他都用来练球。

那一年，刚好年级里举办篮球比赛。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找到他说：“过阵子有篮球比赛，你篮球底子不错，想不想在比赛中一展身手、帮助队伍一举夺冠？”他不吭声，我知道自己说到他心坎上去了，于是接着说：“那你每天完成一个小任务，比如不迟到，认真听一节课，背20个英语单词……只要你每天按时打卡完成其中一项，一有自习课，我就让你去练球。”他眼睛一亮，问我：“每天完成一个就可以了，对吧？”我肯定地点了点头。

奇迹竟然真的发生了！从此他竟不怎么迟到，还到英语老师那里排队背书。接下来的日子，他也安分了许多。篮球比赛那天，他时而自由穿梭隔空传球，时而暴起凌空转身扣球，潇洒的身影被夕阳映照得熠熠生辉。队伍夺冠以后，他更是意气风发，豪情万丈。自那以后，他的眼神不再冷漠，像燃烧着希望的火。他在周记里写道：“我一定要成为篮球高手！”突然间，我感觉他成长了。虽然他还是少言寡语，不过性格变得沉稳起来，每天除了按部就班地学习，空闲的时间都用来练球。后来他甚至还在课堂上主动问老师问题，老师们也都惊喜不已。就这样一直到毕业，他再也没有惹过任何麻烦。

一晃多年过去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QQ上问他，现在还打篮球吗？他让我加他微信。我随手翻了翻他的朋友圈，原来他做了篮球教练，朋友圈分享的都是他参加篮球比赛的照片。他开心地跟我聊起了毕业后的经历，我也跟他聊起了当年他在学校里的篮球往事。

我说我还记得篮球比赛那天的夕阳，你就像太阳一般在篮球场上光芒四射，现在你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我为你高兴。最后他说：“老师，有空了我去看您，一定。”曾经的3年，他少言寡语，从未喊过我一句老师，如今还用了敬称。那一瞬间，我几乎泪流满面。我想，曾经那么多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与过去的自己和解了，也看到了我当初的苦心。我们最终在记忆里成了彼此的风景。

这句迟到的问候让我如获至宝，也使我相信教育之路哪怕是走得坎坷漫长些，它终归是通向明亮未来的必由之路。只要一直向前，就没有哪一步是白费的。

教育是温暖的遇见，因为不放弃，所以才能发掘每一个学生的高光时刻，帮助他们成就精彩人生。这一段教育经历让我探寻到育人的真谛：教育绝不是批量生产，而是用爱心与耐心陪伴着每个孩子，帮助他们在不同的领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对于那些孩子而言，破茧成蝶的时刻也许会迟来，但绝不会缺席。

迟到的问候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 殷慧茹